

如願承包半買或四分之一均可隨時圖洽可也

詳章來信附壽票一分即當寄上勿誤

**發起人**

張貽呆 雷震洲 吳善元 顏鳳池  
戴堯伯 嚴楚文 陳松鶴 張模文

**同啓**

**事務處** 設在小東門南首敦厚里四十五號

栗六生啓

本報除特約選述按期撰稿外，更熱烈歡迎外稿，如蒙惠賜一切關於嫖賭吃著，以及黑幕秘史等佳什，無論白話語體，均極歡迎，一經掲載，即以本報爲酬，尙乞同文多賜佳稿，以充篇幅，乃禱，來稿請寄本報編輯部收，不誤。

話北二三七四號

本號專售各國玻璃五金什貨建築用品兼售新式照架式樣玲瓏取價低廉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地址北京路山西路口電話中央四一六六號

百靈唱片公司  
經售各種

門診 上午九時起  
門診 三時後  
門診 例  
診 六元六角  
診 二元六角  
注射  
梅 初二期五元  
毒 三十一元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八仙橋坎山路  
永清里一號

花報第一期起至第四十一期因四十二期起已改爲橫式學餘旬刊第一期起至第九期止共五十份該二刊物均由童君世昌主編內容均極購富茲特彙訂成冊惟爲數有限欲豐從速實價一元預約八折郵花通用該彙刊二星期內可裝訂就緒愛閱文藝者尙祈從速蓋以爲數有限至易售罄也預約處繁華世界報館







辦法

文藝刊一束郵資不加惟祇以一月爲限逾期取消贈品決不通融

(一)如願代報者須請先惠  
(二)郵費代現作九五算惟以半分一分四分爲限餘者不收  
(三)如所付之報費將盡須惠下俾不致開斷

白臉自述

(八)

(道生)

那可惡的「專制婚姻」，「買賣式的婚姻」。現在待我來說一個明白罷。可憐白。在七歲那年最親愛的慈母。已棄了我到極樂世界裏去了。於是我的父親。不到一年。糊裏糊塗的外面結識了一個陰性。(俗呼娼婦)啊。要好的要得來。尋勿出第二個了。後來不知爲什麼緣故。將他的女兒。許配了我。我因迫於父命。不敢違抗。(這就是「專制婚姻」)「買賣式的婚姻」)。意欲不承認。心裏不敢。於是只好含糊的答應着。要慢慢的想個法兒。解除了這個婚約。豈料日子一日近一日。要尋一個機會。比登天還難。這句閒話。並非敢白瞎說。過來人大概一機都知道的。所以一日圖一日。圖到了目下。直到結婚。我結婚的前幾日。還在杭州白相。當時就接到了城隍廟的電報。說什麼婚期近了。我不得已拋棄了杭州許多多的勝景。回到上海來糊裏糊塗的結婚。現在算算已經七天了。人家話起來「洞房花燭夜」。何等風光。何等有趣。何等快活。然而白心裡恰巧成一個反比例。爲什麼如此呢。咳。爲來爲去。這頭親事。是專制。買賣式的呀。(未完)

我的經濟

(羅雅芳述)

(目佳生錄)

講到我們現今的女界。着出來的衣服。大都爭奇鬥豔。日新月異。無論綾羅綢緞。呢絨。大圓角呀。小圓角呀。但是今年所做的。到了明年。就大有變動。着出來交關勿時式了。我(雅芳女士)去年春季。因爲堂兄國堂君與瑯瑯女士結婚。叫我做女賓。我因爲情面難却。就做了身巴黎式的夾衫褲。在去年是時候。非常時髦。我因爲想到做時價錢很貴。不願常常穿着。直擺到今年春天。要拿出來穿穿。那知有想到今年春天。竟出意料之外。着出來腰身還好。但是出手和長短

荒唐新語

▲賭

- 一張台子拖開
- 二粒骰子一擲
- 三個朋友走攏
- 四個搭子湊齊
- 五十一百要翻反本
- 六(讀作落)但曉得越淘越深
- 七(讀作澈)底付付從速回頭
- 八(讀作走)你逼我
- 九(讀作糾)一小會
- 十(讀作實)在難抖

糊裡糊塗的釘梢

(愛秋生)

在下生性老實。不喜作軌外舉動。荒唐的事情。雖然懂的一點。却是不會去做。要是真的去做。却也沒有這般膽量。現在竟唐化的化。出版得很多。曾經荒唐過的朋友。將他們的荒唐經歷。一一公佈出來。甚是有理。在下看了心癢。也想綴上一篇。但是不會荒唐的。那裏來的資料。後來搜索枯腸。居然被我找出一則。說起來。自覺糊塗。現在糊裏糊塗問世。不妨寫出來。給大家瞧瞧罷。

前年我家門口。常有兩個女子經過。一個年約十八九。一個較爲小一些。容貌很好。不過大的還要比小的鮮妍一點。她們從上午八點鐘起。下午五點鐘止。大約是在一起做手工。那大的很是知情。她見了我。總是朝我微微笑着。似乎含著無限的深情。這樣相見的日子一多。不由得出生出一種愛慕之心。但是總沒有機會和她講話。祇好認爲知心的朋友罷了。如此半年餘。恰巧五卅事起。各商店均相率罷市。做店當然也是一樣的。此時我的機會到了。因爲沒有事體。便立在門外。等候她們。五點鐘敲過了。她們果從南邊婀娜地走來。她照例向我點了一點頭。我便趁此也就回轉身去。悄悄的跟在她們背後。她們好像有點兒覺着。走一段停一段。我那時沒有懂得吊膀子和釘梢搭訕的門檻。祇好遠遠地跟着。她們停了兩三次。我幾次三番想過去和她們搭話。但是終沒有這樣老的面皮。一釘二釘。一直釘到寶山路虹口。她們才停住腳步。站在一爿煙紙店角上。唧唧囁囁的講了半日。她還不時拿眼睛來瞞我。我到弄得難爲情。便往人多處一鑽。細心留意她們的行蹤。啊。不好。我找了一日。終未見她們的蹤跡。只好悶悶而回。自此以後。她們竟不從我家的門前走過了。有一天因爲有事到江西路。回來剛剛到自來水橋。見她們亦從橋上迎面而來。她向我深深一笑。我又被她的笑吸引了。不由自知的跟在她們背後。她卻頻頻回頭來看我。我只是沒有這般勇氣和她去接談。後來。由自來水橋而北京路。而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一直到愛多亞路洋涇浜。她們已穿過馬路之南去了。等我要過去時。却已被一輛可惡的汽車攔阻着。再要尋她們。早已不見了。沒法。只得悽悽而回。現在事隔年餘。若蹤杳然。迴想當年形勢。能不教人傷心啊。

近視眼實行新鮮的吃

- 油豆腐 油紙傘 茉莉 魚皮花生
- 風流才子 天涯浪子 外行大學生
- 荒唐書生 海角詩人 老牌教育家

做了一次娘舅

(膽小博士)

做博士有個朋友。在某律師處做交際主任。上月廿二日。恰巧是生代。(英語)這一天晚上。他在我家又麻雀。又到十一點鐘的辰光。他要打發回府。做博士橫動直動。叫他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府。我只得讓他回府。他就乘了十八路的無軌電車。到兆豐路跳落。一直朝北。至兆豐樓榮館轉彎。剛剛走到澄衷中學的後面。突然之間走出三個人來。一人頭戴銅盆帽子。身穿短打。又一個戴的是打鳥帽子。身著長衫。還有一個看不出他是怎麼打扮。(因爲立在他的後面)那戴銅盆帽子的拍拍他的肩。嘴裏說道。「朋友到那裏去」做友說「到家裏去」說的那戴銅盆帽子的拍出一支手鎗來。描準他的面前。那戴打鳥帽的。老實勿客氣。馬上動手。把他身邊的老洋搜得一乾二淨。外加一件新做好的呢衫褲。也帶交頭的拿了去。祇剩一身短衫褲。那三個人揚揚而去。後來做友告訴我。我就把他記了下來。

糊裡糊塗一打

(小糊塗)

- 看隔壁戲弄得紅眼睛
- 告化子向紅頭黑炭討銅板
- 甲乙丙釘着廣洋傘
- 接財神接看荷多少
- 領寡老坐汽車兜風
- 搭電線木頭香面孔
- 登坑忘記帶草紙
- 打野雞弄得生楊梅瘡
- 撈白龜着仙人跳
- 同小先生偷開苞
- 被七十鳥開條弄
- 又麻雀多抓兩隻牌
- 這最好一篇稿子
- 編輯先生不替我登出
- 編輯先生看見這篇稿子
- 一定要說鄙人自己



持券无  
一律九折

# 定 預

樣式新穎  
取價低廉  
如蒙賜顧  
曷勝歡迎

本報銷數頗廣廣告之收效自宏如荷各界惠登告白  
取價極廉請即見示俾便趨前接洽如同文及讀者有

歌